清明情思

刘大礼

清明，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五个。《岁时百问》解释说：“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淮南子·天文训》则解释道：“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清明既是个节气，也是个节日。作为节气，它万物皆显，气清景明，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机，令人陶然；作为节日，它是缅怀先辈、祭奠故人的日子，让人伤怀。

如果说是惊蛰叩开了春天的大门，是雨水唤醒了沉睡的山川，是春分染绿了荒芜的原野，清明则蓬勃了整个春天。清明到来，伴随着双飞紫燕与舞动的风筝，让春的讯息御风万里，翩然而至。气温与地温俱升，气候与物候相合，花发南堤，冰消北岸，桃花胜火，柳丝如烟。清明用它神奇的画笔，调和出五彩缤纷的颜色，把山川万物描绘得柳绿花红，涂满春天的景色。

清明时节，往往会有一场雨。不然，“清明时节雨纷纷”的诗句，怎么能一诵千年？这场雨，细如丝、悄无声，却贵如油、润万物。无论地里的庄稼还是路边的花草，都望穿双眼等待着这场神奇的甘露。这是一场多情的雨，“东风催下清明雨，莺老花残又一春”。它浸绿了嫩苗，染红了桃花，洗涤了尘埃，明澈了天空，也让“路上行人欲断魂”。不知是不是上天有意安排了个潮湿的季节来配合人们潮湿的心情——这场清明雨，仿佛是思亲的泪，将世人浓浓的亲情融入其中，倾吐着无尽的哀思和追念。因为有了这场雨，愈发显出清明这个节日淡淡悲凉和丝丝忆念的味道。细雨霏霏里，泪眼蒙眬中，亲人生前的点点滴滴、先贤感天动地的故事，一幕幕地浮现；长辈的教诲和先贤的遗志，一字一句在耳边回响。在追思中唤起切切真情，赋予这个特别的节日以深厚的意蕴。是清明，成全了这场雨；是这场雨，衬托出一个别样的清明。

清明是一曲古老的歌谣。它从古老的《诗经》起源，在风雅颂中传唱，与唐诗宋词合拍，踩着岁月的琴弦，一路奏响华夏文明的远古习俗和礼仪之邦孝道文化的旋律。“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这是清明节气的“文化密码”，“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这是游子无奈的乡愁；“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这是清明节不尽的哀思；“子推言避世，山火遂焚身。四海同寒食，千秋为一人”，这是清明寒食节的传说和一个流芳百世的感人故事……

当然，清明不光有悲愁与哀思，作为一个时令，它也是踏青春游的最佳时节。清明用它充满活力的手臂，拂去残冬的压抑，掀开春华的扉页。万木复苏，花儿绽放，盎然生机涌入眼帘。“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此时的天气，不冷不热，不湿不干，吹面不寒杨柳风；此时的原野，风和日丽，山清水秀，百花争艳。“春雨清明湿杏花，小山明灭柳烟斜”，最是一年春好处，孩子们在田野里放飞纸鸢，一家人到公园共赏梨花，三五好友结伴去郊外采挖野菜。舒朗的天气舒朗了人的心情；明媚的春光明媚着行走的路程。花开花谢，云卷云舒，斜风细雨，燕子呢喃，都成了大自然与人交流的语言。

诗人说，清明是一滴雨水，年年湿润在心头；清明是一盏灯，蜡光相映，寄托着爱，祭奠着生命；清明是一抹乡愁，心中长留的是那片平原、那座高山、那片海、那个院、那棵树、那个人、那脚下的土地和那些年的春夏秋冬；清明是讲不完的故事，是道不尽的愫情，是绵绵长长的记忆和世世代代的传承……

人生难得是“清明”

崔立新

四月，杏花开罢，桃花开罢，梨花，开满了家园和天涯。

梨花风起正清明。“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显，真是一字出，百意全。无数面目模糊的事物，在朗朗春阳下，像暗室里的底片一样，渐渐显影。色彩，温度，甚至棱角，长冬酷寒里漫散失去的活力，一切自行回笼，慢慢聚合。

宽落落梨阴下，白雪飘飞，家园的温暖静谧，凸显出来了。门楣内外行动着的人，添了一层扑风追雪的诗意。

这时节，人们都褪掉了紧箍的冬衣，一奓手，好似就能飞起来。扫完墓，踏青吧。沐风山野，循径赏花，清明的活气凸显出来了，那澹泊微凉的清明气息啊。

田野拿尖尖绿当针，绣遍角角落落，一直铺向了远处天边。绿染鞋子，香染心。你可以脱掉鞋子、裸足踩绿，感受一下脚底下地气的上升、鼓噪的绿意。

这是清明印象里最轻快的一折了。“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是孔子人生理想的一部分。此时，风如水纹，草若绒毡，薄俏春衫，沐风而鼓动。踏着新绿来到田野，饮酒弹琴，翩然起舞，然后唱着歌归来，真是美好的春日休闲啊。

清明印象里，有一个戏点，折柳、戴柳。戴柳之风，源于春秋，相传是为了纪念介子推，此人为晋公子重耳的谋士。晋公子遭受父兄迫害，逃难在荒山野岭，饿得气息奄奄时，介子推割腿上的肉做汤，帮主君渡过了难关。当重耳登上王位要封赐介子推时，他却认为自己做的是分内之事，固辞不受。于是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晋文公以放火烧山的方式，欲逼他出山。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不见介子推踪迹，搜山时才发现介子推已被烧死在一棵柳树下。晋文公很是悲痛，下令这一日禁火，戴柳，吃冷饭，以此纪念这位不贪权位、不图回报的义士。这本是寒食节的来历，但在传承演变中，寒食与清明逐渐合拢，寒食节的祭扫、踏青、戴柳、插柳也变成了清明节的习俗。

碧柳戴于头，微凉，清新，也颇风雅。田野上，常见女孩子以柳枝做环，间插几枝野花，香馥馥，凉沁沁，又美又有风味。“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梨花笑涡，游子笙歌，鸟喧杨柳，清明中的万物，都让人欢喜。

清明也肃穆，清明节的主题是扫墓、追思。献一束花，培几锹土，我们去为故去的先人扫墓，也缅怀先烈祭奠英灵。

去家族坟茔扫扫墓，培培土，温暖的阳光下，先人的希望和托付会从横七竖八的尘事中再次浮现；去前贤先烈的墓碑前，追思缅怀，从前辈生前事迹中，能更深刻地体味到人生的意义。

那一刻，人会自然而然参悟生死，鉴死知生。人生天地间，有来处有去处。对于生者而言，弄清来处去处，心境眼光必定澄明。不浊为清，不迷为明，不浊不迷，谓之清明。清明人生，能抓牢生命的根本，获得高质量的人生。

因此，清明，不只是一个节令，一个节日，更像是一个警醒，一次出发。由清明悟得的人生要义，氤氲着一层温润之气。你看看，这一世悲喜，横的是春秋，纵的，是打拼，是奋斗。人生不息，奋斗不止。这一切，都寻常而又不寻常。而不寻常的人生总脱不了两个字：清明。

怀念

解清风

很想打个电话
不知道电话号码
很想送个问候
不知道送向何方
记忆中有你无数生活片段
每一片我都用泪水冲洗干净

温暖的怀抱
承接我高处跌落的噩梦
寒冬腊月，朔风怒吼的夜
有你守护油灯的身影
上学的小书包
有你绣制的满天星
你额头的皱纹
是我成长印记的年轮

烈日下，弓一样的脊梁
滚动的，浓稠的，血一样的汗珠
幻化成赤裸的糖饴
蹦跳着四散而来
我在经意与不经意间享用
一年四季
风霜雨雪
你挑起一肩沉重

佝偻着，喘息着，等待着
一个例行公事的电话问候
让辛酸的苍老激动到黎明
诉说着，善良着，苟且着
日升日落，邻里乡亲
满脸菊一样的笑容

忘却了，真的忘却了
不知是哪年哪月哪日
你生命的体征二次躁动
从有声切换到无声
从无声切换到清零
回归让人疼痛的寂静

血样的泪水
刻骨铭心的悔恨
与落叶一起随秋风飘去
你模糊的背影
偶尔在春雨中清晰
呼唤！你渐行渐远
怀念！我愈久愈浓

浅白开自好　　盛利者摄

清明雨

魏有花

清明的雨
丝丝缕缕
飘洒成泪行
浇湿着绵长的念想
这场雨
跨越时空
将思念拉长

清明的雨
从陆游的诗行里飘出
敲了一夜小楼
一枝杏花　从古老的小巷
叫卖到今天
有紫燕　剪着霏霏的雨帘
落一地衷肠

清明

侯淑荷

曾经的清明很高
我的目光追随着父亲手中的线
飞入云端
那时的清明风和云淡
比春天更像春天
我在田野里欢乐地奔跑
后来
我一不小心
就跑成了天空中的风筝
拉扯着父亲的目光
一路飞旋
如今的清明很低
云也变得很浓
浓成杜牧笔下纷纷的雨
父亲变得越来越矮
矮成泥土里我生长的根

清明忆

郭宏旺

清明，是安静的，伤感的，是缄默的。清明，是无奈的追思，是遥遥无期的叩望，是潮湿的乡愁连连。

春风吹响了春的序曲。记忆深处，那些煦风习习的日子里，大门外的小阳坡上已经是丛丛新绿。我们蹲在半坡上，小手握着小木棍，吃力地挖出细细的洁白的辣麻麻根和狼刨根，那便是我们美美的零食。一个高大的身影靠近了我们，那个身影哈下腰，两三镢头下去，还略显干燥的土壤被刨起了一大片，辣麻麻在沙土中横七竖八挺着。我们不用再费上吃奶的力气去挖，分分钟收获装满衣兜儿。我们兴奋地叫呀喊呀，围成一圈儿，一起重复地唱着那几支单调而快乐的儿歌。

“小喜鹊儿，站一站，我给你买个袄儿穿……”

一队鸽子从头顶上飞过，清脆嘹亮的鸽哨，招引我的心也飞向了白云蓝天。那个人要把我的愿望送上天空，在天空中飞翔。他便开始亲手扎一架风筝，他的手很粗壮却也灵巧得很。找不到绚丽的彩色纸，他便用几张牛皮纸画一些简单的图案，三五根细竹枝，一瓶糨糊，不到半天就变出了一架威风无比的“大沙燕”。他做了两次示范后，我便熟谙了放飞的窍门，去河边、去坡上、去宽阔的旧场院、去高高的南梁，我们的欢呼声编辑成一首首无忧无虑的幸福歌谣。

童年的三月，有时会刮起沙尘暴，沙子迷眼扎脸，出不了门。那风沙刮得昏天黑地，白天也成了黄昏傍晚。那个巧手的人找到一枚旧核桃，便又开始了鼓捣，当然是给我鼓捣玩的东西。用烧红的细铁丝反复烫烙，把核桃上下、左右贯通，留下四个孔，再把里边的核桃仁儿一点一点从孔中抠出来，我负责把这碎仁儿吃掉。从上往下穿过核桃中心，竖插一根细木杆儿，杆儿的顶端安一枚像竹蜻蜓形状的薄木片儿或竹片儿，杆儿上系好白蜡线，线头儿从右边的孔出来，线团儿绕在核桃的肚子里。用力一拉，一放，上边的薄片随着中轴杆儿来回飞转，那薄片发出呜呜嗡嗡的叫声，急促而欢快。昏暗无光的日子里，我的心底却充满阳光。那枚精致的核桃风车，呜呜作响，奏响的是甜美醉人的春之舞曲。

“清明前后，点瓜种豆”。又该是准备春耕的时候，我多么想，再和那个人一起，赶着牛赶着骡子一起去耕地，一起去刨牛圈羊圈，去沤肥去滤粪，去挖下小窝坑，去盖下塑料地膜，去浇水，去点下一粒粒葫芦籽儿、倭瓜籽儿。可今天，我再也找不到那个高大的身影，再也看不到那位年复一年，能把春日里的忙碌演绎成新的希望与祈盼的乐师。

那道山梁还在，那片田地还在，那辆牛车、那把锄头还在，你给我做的那挂滑冰车也在，它破旧了，但它仍然静静挂在那面土墙上；春风依然会来，春雨已经到来，小坡上的辣麻麻很快又要露土，田野里的打碗花和蒲公英，依然会如约盛开，而你却再也不回来。

我只能站在院中，站在地畔，踱步在曲曲弯弯的乡间小径上，幻觉般地闻一闻你留下的那些熟悉味道。

父亲哪！没有了你，我似乎再听不到新的春曲。我，只能一次又一次，默默地哼唱那些曾经的，已经泛了黄的老曲……

癸卯清明

溪山清远

青黛春云混雨烟，参差绿意到身边。
一湖碧水映飞燕，翠色随人染客船。

春天的心思（外一首）

刘富宏

下雨了。清明时节
我闻到了土腥气
好像是妈妈襁褓的味道
在我的心中漫溢

灵魂总是深藏在泥土里
借春天的肚腹孕育
春天的心思，就是
一棵棵小草钻出土地

我的思想，是借
大雁的翅膀飞向远方
杜牧从遥远的唐朝来了
红杏纷纷出墙

一棵草绿着

时间，注定是
用来奔跑的
人生有如流浪
生命没有高度
跌落，就是凡间的一粒尘沙
一棵草的挺拔
也令人仰望
只要它还绿着

纯艺老师

侯建忠

早就想写篇关于老师的短文，却一直迟迟没有下笔，拖延至今，很是惭愧。

2023年1月1日，从朋友群传来恩师刘纯艺老师仙逝的消息，不由悲从中来，一幕幕往事映入我的脑海。

老师是左云文艺事业的奠基者、拓荒者，《左云文艺》的创始人，见证参与了左云文艺事业从起步到繁荣的整个过程。

老师祖籍怀仁，1939年出生于左云，父亲是大学毕业生，书香门第。童年时代，老师跟随任解放军炮兵指挥学院教官的父亲，在北京生活学习。少年时代返回左云，并于左云师范学校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教于水窑、北六里、东街学校等。上世纪70年代初，老师先是借调，不久后正式调入县文化馆，从此与文化、文艺工作结缘，先后任文化馆副馆长、馆长，广播局副局长，文联常务副主席，开启了之后50多年的文艺工作、文艺创作和文史研究生涯。

在文化馆任职期间，老师负责编印过油印报左云文艺小报，并开始业余文艺创作。后在相关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克服重重困难，和彭有先老师一道，正式创办了铅印本《左云文艺》，由此拉开了左云文艺创作事业的序幕。

我与老师相识于1982年初，有幸得到老师相赠的前4期《左云文艺》，并开始给《左云文艺》投稿，得到老师的悉心指点。当时，老师已在《太原文艺》《北岳》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等作品，创作了长篇小说《风雨波澜》，其中《我和中子》在《太原文艺》发表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不久，老师调到县广播局任副局长，《左云文艺》转由县文化局主办。但老师仍一如既往坚持业余文艺创作，关注着左云文艺创作的动态。

1956年以来，左云文联没有实体单位没有编制，一直挂靠在县文化馆。1986年，全国各地正式成立独立的县级文联，在老师的努力争取下，左云县在雁北地区最早成立了文联。老师出任文联副主席并主持日常工作，主席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

文联成立后，老师开始了紧张繁忙的工作，短时间内，精心组织策划了40多人参加的左云县首届文代会，主编了山西民间文学三集成左云卷《左云民间文学》三集成，恢复了《左云文艺》的编印并出任主编，还创办了首期《左云文艺报》。从此，《左云文艺》《左云文艺报》一刊一报，成为左云文联两张响亮的名片，享誉三晋文苑，到2022年底为止，已分别出刊153期和184期，其中老师参与主编、编辑《左云文艺》的期数，超过上百期。

在老师的关心帮助下，我有幸参加了《左云民间文学》三集成的编辑校对，参加了首届文代会。经老师的推荐，数次参加了雁北文联举办的创作笔会。老师多次向县组织部门申请推荐调我到文联工作，我于1989年7月正式调入县文联。从此，我和老师长期工作在一起，有幸在老师的帮助教导下，从事自己喜爱的编辑、创作事业。

老师主编《左云文艺》期间，立下了编稿规矩，立足培养本土作者作家，重点刊发本县作者作品习作，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坚持给作者发放微薄的稿费，为本县作者发表作品、走上成才之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直到如今，《左云文艺》仍遵循老师的办刊方针，先后培养出上百位本土优秀作家、艺术家。

上世纪90年代初，老师因创作成绩突出，被山西作协吸收为会员，成为左云有史以来第一位省级作协会员。在老师的引领下，左云作家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目前已发展到省级以上会员达40多人，经常发表作品的作者达百余人，成为全省闻名的作家大县。

老师在任期间，对作者的培养可以说是不遗余力，鼎力扶持。当时，业余作者投的都是手写稿，对每一位作者的来稿，老师都要亲自过目，即使不用的稿件，也要把作者叫来，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以便作者修改。从乡下到文联送稿件的作者，有时上午进城赶不回家，老师就把他们带到自己家里吃午饭。每逢中秋、春节期间，老师和他的爱人刘红玉老师都要把家在县城的重点作者请到家里共进午餐。大家在欢快的气氛中，感受到两位老师父母般的关爱。

老师待人和蔼，谅人难处。有一次到内蒙古采风，晚上在呼市一家饭店吃饭时，老师点了一个拼盘，意思是一个盘放四样小菜。谁知服务员理解错误，上菜时整整上了四大盘，每盘各上了一样。老师也将错就错没有退掉，怕小服务员为难，受到批评。谁知小服务员上菜时，可能是初次上岗，又不慎将一道热菜洒在地上，老师也照价结账，令小服务员感激不已，连连含泪道谢。外出采风，个别作者经济困难，差旅费老师总是酌情减免。

老师崇尚节俭，看重亲情。老师和我们几个人到大同校对《左云民间故事》，住的是最便宜的旅店，吃得最多的是两块钱一盘的豆芽炒饼。用老师的话说，里面既有主食又有配菜，经济实惠，对口入味。在怀仁校对《左云文艺》，我俩早晨吃得最多的，是公园门口的小米粥山药丝，一两元一份；还有就是怀仁的猪杂米糕，热乎可口。怀仁是老师的老家，有老师的妹妹、弟弟、同学、文友，每次校稿，老师都带我去他们的家中串门吃饭。去的次数多了，老师的亲友也仿佛成了我的亲友，每次见面都感到格外亲切。校稿间隙，老师和我还应文朋好友之邀，为怀仁文化局主编的《怀仁民间文学》整理创作了20多篇作品。

有一年春节前夕，县文联为了活跃读者的节日文化生活，在一期《左云文艺报》上，编创了一组竞猜左云作家名字的谜语条目，并为猜中者赠送本县作家书籍。其他作家的名字，很少有人猜到，唯有老师的条目：“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琴棋书画桩桩能行”，几乎每位读者都猜到了。纯艺纯艺，纯粹的艺术，因为大家对老师太熟悉太了解了。老师能谱曲懂乐器，绘画书法无不精通。早期的《左云文艺》从封面设计到内文编辑、插图，均出自老师之手。业余时间，老师还为县政协《左云文史》提供了大量的文史稿件，撰写了《左云历史大事记》《左云楞严寺》等多篇有价值的史料性稿件。

1997年，老师退休后，仍坚持校对《左云文艺》近20个年头，积极参与文联组织的各项活动，还创作出讴歌左云赞美家乡的诗歌作品200多首。有的作者向外投稿，为了提高成功率，上门请老师修改润色，老师仍来者不拒，予以帮助。老师家中，藏书多多。有几位爱好藏书的作者到老师家中，看对某一本书，老师总是割爱相送，成人之美。老师还免费向两所学校赠送了数百册个人藏书和个人作品集。

前不久我本人也离职退休，随子到南方居住了两年多。2022年夏，老师换了新手机，很快打电话告诉我新号码并向我问好。得知老师身体状况良好，感动之余我十分欣慰。8月份回到左云，本想看望老师，又怕自己刚从外地回来，给老师带来不便。12月30日刚给老师发去新年祝福短信，不料两天后，老师却突然驾鹤仙去，令人痛惜。

我怀念那些与老师过往的真诚岁月，怀念老师那满是笑意的脸庞。纯艺恩师，您度过了自己一生纯粹的无悔的艺术人生，请您安息！

本报地址：御东行政中心21、22层 | 邮编：037010 | 本报发行公司发行 |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1402004000009 | 开印时间：1时 印完5时10分
联系电话：办公室 0352-6034132 要闻部 0352-2043974 广告热线：0352-2023122 发行热线：0352-2503915 承印：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 电话：0352-2429838
责编 熊克芳 左曌 版式 李园